

# 血淚荒原換新天



# 天 新 換 原 荒 泪 血

众 慧 編 写

內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0年·呼 和 浩 特

**血泪荒原换新天** 众慧编写

---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呼和浩特新城西路风街28号)

內蒙古印刷厂印刷 內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1966年4月第一版 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1966年4月呼和浩特第一次印刷

印张：4  $\frac{1}{8}$  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---

統一書号：10089·250 定价：(5) 0.30元

## 目 次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用尸骨架起的阶梯 ..... 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| “道格辛”大王 .....    | ( 9 )   |
| 第三章 | 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绳索 ..... | ( 21 )  |
| 第四章 | 山雨欲来 .....       | ( 37 )  |
| 第五章 | 复仇的怒火 .....      | ( 53 )  |
| 第六章 | 荒原劲草 .....       | ( 66 )  |
| 第七章 | 沒有不吃人的狼 .....    | ( 81 )  |
| 第八章 | 王府末日 .....       | ( 95 )  |
| 第九章 | 换了人間 .....       | ( 105 ) |
| 第十章 | 高举紅旗創新天 .....    | ( 118 ) |

## 第一章 用尸骨架起的阶梯

科尔沁草原上，霍林河水唱着忧伤的調子，緩緩地流去。

朝霞漸漸消逝了，那輪驕陽還隱陷在東山後面。四谷忽然靜了。正在覓食的山兔，餓着肚子鑽進了草叢。百靈鳥，灰鵝靈，中斷了它們的吟唱，藏進了密林深處。一只老鷗鷹，倨傲地展開蒼色的翅膀，忽閃忽閃地向下扇了兩下，又把兩只膀子放平，煞着風，紋絲不動地打旋。

圖什業圖親王府的大門敞開了，院子里抬出一乘紅頂大轎。院里院外干活的奴隸們，能躲的躲了，來不及躲開的，只好低着頭跪在路旁。

八個奴隸滿頭大汗地抬着轎子，圍繞王府轉了三圈，又輕輕地把轎子停放在門前。轎子一落地，馬上走過兩個年輕的女奴，從里边攙扶出一個人來。這個人，中流個兒，前額凸出，兩條掃帚眉下，瞪着一對牛眼，滿臉橫肉，胖出了重下頰，整個身軀，恰像一口生了腿的大瓮。這就是承襲不久的第十四代圖什業圖親王色旺諾爾布桑卜。

色旺諾爾布桑卜下了轎，吃力地晃動几下肥胖的身軀，

向四周望了望。那只鷓鷹吸引了他，也勾起了他的心事。他猛地轉過身，揮動一下那條磨光了的黑皮鞭，喝問隨行的彭生格梅倫①：“我的牛馬駱駝羊和奴隸總共有多少？我的財產到底有多少？”

彭生格梅倫被這突然一問，怔住了。他習慣地雙膝跪倒，低下頭，志志忑忑地答道：“請王爺恕罪，奴才一時算不出這個準數來。不過……反正圖什業圖旗的牲畜和奴隸都歸王爺所有，圖什業圖旗的山川土地都是王爺的財產。還有，凡是生存在圖什業圖旗這塊土地上，享受着圖什業圖旗的空氣和陽光的，不論是天上飛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；也不論是土里生的，地上長的，樹上結的，沒有一樣不是屬於王爺的……”

善于阿諛奉承的彭生格梅倫盡揀王爺愛聽的話說。色旺諾爾布桑卜听了，先是漫不經心地點點頭，接着又不以為然地把頭搖了搖，眉頭也漸漸聚起了一個大疙瘩，惡狠狠地罵道：“無知的奴才！我怎麼能只有一個圖什業圖旗！”說到這，停頓一下，把雙手慢慢地移到背後，抬頭瞥了一眼飛近了的鷓鷹，頗有感触地說：“我是奧巴的子孫，是大清國開國功臣的後代，祖先爭來的爵位，我要繼承，我要繼承！”說罷，轉過身去，嘴里還不斷地嘟囔着：“不夠，不夠，我不能只有一個圖什業圖旗……”就又鑽進轎里，被抬走了。

---

① 梅倫，蒙語，意即蒙旗帶兵的官吏。

这位新王爷所以忿忿不平，不是没有缘由的。想当年，他的祖先、世袭察哈尔诺颜①的奥巴，眼看满洲统治者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便率领科尔沁、扎賚特、杜尔伯特、郭尔罗斯四部，投降了清太祖努尔哈赤。从此，这些部落的蒙古族人民，除了饱尝封建王公的压榨之外，又加上了满洲统治者的残酷奴役。

奥巴投降了努尔哈赤以后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帮助满洲统治者镇压蒙古族人民的反抗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为了表彰他的耿耿忠心，也为了用他来做钓饵，诱降蒙古的各个部落，在一六二六年奥巴进京朝觐时，庄亲王舒尔哈齐把十五岁的女儿嫁给了他，清帝封他为“和碩額駙”，授予图什业图汗的爵位。就这样奥巴用蒙古人民的鲜血，给自己换来了高官厚禄，富贵荣华；用蒙古人民的尸骨，给后代子孙架起了一条往上爬的阶梯。

对满洲统治者来说，图什业图亲王家族是堪称“世代忠良”的，所以对他们的恩宠，也是有加无已。图什业图亲王名列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之首，待遇也是最高的。当时，一个汉人知府的年俸只有几十两，蒙古其它王公不过二千两，而图什业图亲王的年俸却是二千五百两。这还不算，按照“南不封王，北不断亲”的政策，一些满洲王公还和图什业图亲王家族建立了姻戚关系。就连清太宗还把自己的女儿固

---

① 诺颜，蒙旗地方官吏。

伦永安公主嫁给了第二代图什业图亲王巴雅斯古郎。从此，这个家族又成了皇亲国戚。顺着这根粗杆往上爬，官也就越作越大。到第十三代巴布道尔吉，已经当上了统辖札萨克图旗（科右前旗）、图什业图旗（科右中旗）、郭尔罗斯前旗等十旗的大王（盟长）。

一八八九年，巴布道尔吉死了。他的三儿子、在汤图哈喇哈庙当喇嘛的色旺诺尔布桑卜承袭了王位。不过，按照清朝的规定，盟长的职务不能世袭，盟长出缺，应由副盟长接替。这样，色旺诺尔布桑卜只当上了一旗之王。

巴布道尔吉死后，色旺诺尔布桑卜念念不忘的，不是他的爸爸，而是由他爸爸执掌了三十多年的那颗大王印。

那些日子，色旺诺尔布桑卜经常一个人在府门前游荡，时而仰望那四根高耸的旗杆，时而抚摸旗杆四周的红色栅栏，或是入神地盯着那面木制影壁上雕刻的龙凤花纹。这些东西，不仅增加了王府的威风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大王的特有风物。他想：如果保不住大王印，就要搬倒旗杆，拆除栅栏，撤掉影壁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宁死也不行！”色旺诺尔布桑卜苦思苦索，不断地自言自语着。

一场角逐开始了。色旺诺尔布桑卜的竞争对手，是他的叔父、副盟长郭尔罗斯前旗王。

巴布道尔吉的死讯传出不久，郭尔罗斯前旗王就派人来



了。他既不是为了吊唁死去的兄长，更不是为了安慰寡嫂幼侄，而是来接管那颗大王印和十户“塔哈尔”<sup>①</sup>。色旺諾尔布桑卜一見，立时翻了脸，早把什么同祖同宗，什么叔侄之情抛到九霄云外。他指着来人的鼻子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先王是十旗大王，我是他的儿子，当然应该由我承袭大王的爵位。郭尔罗斯前旗王算老几，竟恬不知耻地来取大王印？你馬上給我滾回去，告訴郭尔罗斯前旗王，有我色旺諾尔布桑卜在，他就休想当大王！”来人本想分辯几句，怎奈色旺諾尔布桑卜把手一挥，让爪牙們把他裹出了府門。

大王印暂时保住了。但是，色旺諾尔布桑卜明明知道，郭尔罗斯前旗王是不会这样罢休的。特别使他焦虑的是，沒有經過朝廷任命，光守住这颗大王印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欢喜。

在那个世道，錢是能通神的。色旺諾尔布桑卜为了买通清廷，发出了一道又一道命令：无论奴隶还是旗民，有銀子的出銀子，沒銀子的交出牛羊。

色旺諾尔布桑卜用車拉着白銀，用駱駝馱載珠宝进京了。到了京城，他先走管理蒙古事务的理藩部的門路，从差役、书吏到尙书肃亲王善耆，人人有份；然后再走宫里的門路，从太监到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，个个送礼。經過这番奔走，理藩部呈报光緒皇帝，正式任命了色旺諾尔布桑卜为統轄哲

---

<sup>①</sup> 塔哈尔，随印当差的奴隶。

里木盟十旗的大王。

千家万户的哭声，换来了色旺諾尔布桑卜一人的欢笑。

魔鬼笑了，更大的灾难将降临到人们的头上。

色旺諾尔布桑卜在皇帝跟前走动的次数越多，越是自愧形秽；他在北京住的时间越久，越是觉得自己的王府不如北京的宫殿富丽堂皇。

色旺諾尔布桑卜暗暗下了决心：一定要有皇帝那样的权势，一定要有皇宫那样的府第。

有权有势有钱的王爷，心里想什么，就干什么。色旺諾尔布桑卜发出了修建新王府的命令。

莫尔根庙的呼和班德拉葛根<sup>①</sup>被王爷请来选择新王府的地址。他是全旗有名的喇嘛，也是王爷最信任的人。别看他自称是神的化身，口里念着“佛旨綸音”，可他心里琢磨的，却是怎样才能讨王爷的欢喜。经过一番摸底，呼和班德拉向色旺諾尔布桑卜建议在代欽塔拉修建新王府。他故做神秘地说：“王爷的图什业图旗有四座汗山，象征着蒙古的四十九家王公。代欽塔拉恰在四座汗山之前，在那里修起王府，王爷就能位居诸王之上。再看代欽塔拉这块地方，南有两个水泡子，是龙之双目；山乃龙鬚，代欽塔拉正好是龙身。把王府修在龙身上，借着这股天精地气，王爷就能位登大宝，成

---

<sup>①</sup> 葛根，活佛喇嘛。

为真龙天子。”这番話正合色旺諾尔布桑卜的心意，他恨不得能用气把新王府吹起来。

在那交通閉塞的科尔沁草原上，修建一座皇宫似的王府，不知多少民伕累断了腰骨，丧失了性命；为了筹集这笔資金，不知多少人家卖儿鬻女，傾家蕩产。

一座金碧輝煌、华丽闊綽的王府建成了。整个王府由三进宅院和东西两个跨院組成，南北长七百三十四尺，东西寬七百七十五尺，占地五百多亩。院內重重迭迭地盖了四十二栋房子。每栋三間、五間或七間，最多的十四間，总計不下数百間。府門是仿照皇宫的午門修的，門前有石头獅子，上馬石，下馬石。穿过午門的彩色玻璃門是七間正房，这是王爺的外客厅。此外，还有印鉴房、家庙、誦經房、厨房、內倉庫、外倉庫，应有尽有。东西跨院，是东衙門和西衙門。大部分房屋，都是前廊后厦，廊壁上繪着双龙戏珠、獅子滾球、奇花异草，以及人物故事等五彩繽紛的壁画。王府四周，筑起一道一丈高、五尺寬的围墙，四角四中修了八个炮台，架設着一次能放十二斤火葯的蹲炮。

光有一座豪华的王府，并不能加固王爺的封建統治；只靠地下的“风水”，又怎能王爺送上皇帝的宝座。

如果說封建王公制度是一座大山，那么王爺建立起的那一大套統治机构，就像山中的大石块、小石头，重重迭迭地

压在奴隶和旗民的身上。

王爷是独霸一方的土皇上，东衙門和西衙門，是他的左膀右臂，犹如凶鷹的利爪，恶狼的血口。东衙門是管理王府内部事务的机关，設“排山达”一人，总攬大权，并由两名“哈本”协助，还有三名“鮑依达”和若干个分管各項劳役的“达拉嘎”。西衙門是旗的政权机关，負責全旗的民政、司法、戶籍、兵役、稅收等事务。此外还有直接統轄旗民的管旗梅伦二人，带箭扎兰八人，索木章京三十二人，昏都三十二人。这些人，平时是各級地方官吏，遇有战事，就成了各級軍事指揮官，管旗章京<sup>①</sup>为都統，管旗梅伦为副都統，带箭扎兰为参領，索木章京为佐領，昏都为驍騎校。这还不够，为了鎮压人民的反抗，还建立了一支由一百二十名騎兵組成的武装，設置了两处監獄。王爷为了實現自己的皇帝梦，又暗地制做了三千套羽林軍的号衣，每日里亲自督促操练，准备将来保他登极坐殿。

王爷的野心越大，奴隶和旗民的苦难越深；王爷往上爬的越高，他脚下堆积的尸骨也就越多。

---

① 章京，蒙旗官名。

## 第二章 “道格辛”①大王

东方放亮的时候，一群麻雀，在窗前那棵老楊树上，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。

前一天晚上，化力彥侍候王爺抽完大烟，已經是半夜了。躺到炕上刚一合眼，一声鸡啼，又赶忙爬起，守候在王爺臥室門外。听听室內，鴉雀无声，紧张的神經稍一松弛，困劲也就跟着来了。先是背靠着墙，站着打盹，時間久了两腿发痠，身不由己地出溜下去，貼着墙根睡着了。

朦朧中，化力彥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小雀，冲出了王府这座牢籠，飞到树上，和那些欢叫嬉戏的麻雀一起，跳呀唱呀，他从来还没有过这样自由，輕松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麻雀炸了群，四散逃走。沒等他弄清究竟，一顆子彈已經击中他左面的翅膀，一头栽了下来。这一下把他惊醒了，刚想用右手去摸一摸还在隐隐作痛的左肩，只听王爺一声叫罵：“該死的奴才，你不去赶跑那些沒有瘟絕的雀子，吵得我睡不好覺，你却在这里享起清福来了……”

---

① 道格辛，殘暴的。

化力彥赶走麻雀，端着洗脸水跪在王爷面前。王爷伸手试了试，便疯了似的大叫：“为什么打一盆开水，是不是存心想要烫死我？”

“每天打洗脸水都先在外边凉一凉，因为王爷刚刚……”化力彥本想說刚刚挨完王爷的打，马上就要洗脸水，还没来得及凉。

“好，真是不打自招，因为我刚刚打过你，你就想了这么个鬼主意来謀害我。”没等化力彥說完，王爷就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不是。王爷如果嫌热，就先等一会儿，奴才端到外边凉一凉。”化力彥赶忙辯解。

“大胆的奴才，真是翻了天，竟敢摆布起我来了。”王爷的话音还没落，只听“嘩啦”一下，王爷把一盆半开的水倒在化力彥的头上。他“噯呀”一声，双手抱住头，把脸伏在地上。

“这水热不热？”王爷狠踢化力彥一脚，冷笑着問。

化力彥一时不知道該怎样回答，唯恐說热就更让他抓住了把柄，待了一会，說：“不热。”

“不热？好！”王爷发出了一声兽性怪笑，轉身抓起一壶开水，对年化力彥的脑袋浇去。

化力彥抱着头，直疼得在地上翻滾着。

“你咋还不快說热！”侍候福晋①的年輕女奴香蓉，端

---

① 福晋，王爷的夫人。

着一盆福晋用过的洗脸水赶忙跑到化力彦跟前，心如刀绞般地說。随着，她把自己端的那盆凉了的水，往化力彦的头上浇去，边浇边說：“你这个家伙真該浇，我也浇浇你。”

女奴盆中的凉水，王爷壶中的开水，掺合在一起，落到化力彦头上时都变成了半开的水。

王爷壶中的水浇完，女奴盆中的水也倒光了。王爷以为女奴真的帮了自己的忙，滿意地看了她一眼，說：“你去把府里所有奴才都給我叫来。”

一百多名男女奴隶跪在院里，王爷手指着化力彦問道：“你們知道这个奴才因为什么受罰嗎？”

“一定是他气了王爷。”有几个人低沉地像念經似地回答。

化力彦的哥哥化力順，跪在那里，用哀伤的眼光看看弟弟，又偷偷地怒目斜視一下王爷。

王爷逼近化力順：“你为什么不吱声，莫非說浇他浇的不对？”說着，掄起黑皮鞭向化力順抽去。

“王爷做什么，什么就是对的。他弟弟惹王爷生气，王爷浇了他，也是應該的。王爷消消气，饒过他們这一回吧。”还是香蓉上前求情，边說边扭过脸来，怜悯而又焦急地瞅着化力順。

化力順还是一言不发。他那被皮鞭抽破了的額角，浸出了鮮血，滴落到地上。

化力順的倔强不屈，是在向王爷的尊严挑战。王爷又用

鞭子猛抽起来。

几个奴隶跪着往前蹭几步，齐声说：“打就打我们大伙吧，权当他是个哑吧，饶了他这回吧。”

王爷的胳膊已经累的发痠，把鞭子往地下一扔，说：“今天饶了你，化力顺，你要记住，以后再敢冒犯，就一定让你跟你死爸爸一样……”

王爷最后那句话，像把尖刀扎在化力顺、化力彦的心窝，比那开水浇在头上，皮鞭抽在身上，还难以忍受。

哥俩互相搀扶着，回到低矮、阴湿的小屋。王爷那句话，仍在耳边回响，阿爸乌楞嘎的音容笑貌，被王爷处死时的惨状，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有一年春天，图什业图旗和达尔罕旗，为了争夺“兴丁”那块地方，相持不下。王爷便差派乌楞嘎等人前往交涉。当他们路过博王旗时，乌楞嘎的一个朋友赠给他六十块银元做盘缠。就为这件事，惹来了杀身之祸。

他们回旗后，和乌楞嘎同行的阿青嘎台吉①，暗地里向王爷报告了这件事。王爷不禁怒发冲冠，立即逮捕了乌楞嘎，说他一定干了对王爷不利的事，不然别人不会平白无故送给他银元。没容申辩，就命人绑上他的手脚，把脑袋硬往背后弯，将腰骨折断，活活碾死了。

乌楞嘎被处死，化力顺、化力彦又被征进王府当了奴隶。

---

① 台吉，贵族。



这一对苦藤上结的苦瓜，正是围着妈妈身前身后撒娇的年纪，就担负起侍候王爷日常起居的一切劳役。每天，王爷除了吃饭不用喂以外，早晨要侍候他穿衣穿靴、洗脸，出入要掀帘开门，坐下要装烟斟茶，躺下要按腿捶背，睡觉要铺床放被……

屋内燥热、沉闷的气氛，简直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化力顺怕弟弟着急上火生了病，就拉着他，想到外边散散心。

哥俩谁也没有这份兴致，走到院外就停在门东首那个石头狮子的旁边了。

化力顺低头沉思，化力彦默默不语。

从石头狮子底座钻出的两株小草，吸引了化力顺。虽然茎儿是那样瘦弱纤细，叶子才开始由黄变绿，但毕竟没被那比它重千百亿倍的石头狮子压碎，在没有阳光照射、雨露滋润的环境里，终于生根、发芽、长叶了。看着，看着，化力顺下意识地用手推了推石头狮子，又用肩拱了拱，他是多么想把它推到一边，让小草更快更茁壮地生长啊！

此情此景，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，产生了一种难以琢磨的念头。

他的思路还在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奔驰，却被一声吆喝所打断。哥俩无精打彩地向院里走去，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灾难在等待着他们……